

历时4年，5次动用司法力量，30多人先后出力……

“娘家人”这样帮她摆脱家暴梦魇

文/周建新

历时4年，乡镇妇联主席、市妇联主席两度换人，5次动用司法力量，多次沟通、协调，共计有30多人为家暴受害者周某案子出力。她个人，始终对党和政府有信心。她不言弃，我们也没有放弃，最终得偿所愿。

她的目的只有一个：离婚

到妇联工作有5年了，每年接待家暴受害者，从最初的百多名到去年的两百多名。反家暴法出台，让更多的受害人更加勇敢，说出真相并且寻求帮助。

每一个被家暴者都应当是法律保护的对象，然而让每一个受害人远离家暴，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2020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我和我的同事去看望家暴受害人周某。她的案子，我们前后共历时4年，终于在春节前完美收官。

2016年底，我在办公室接待了来访的周某。

年近60的她，左手有残疾。她有过的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两个儿子。因为丈夫家暴，她向丈

夫提出了离婚。婚是离了，但没能带走孩子，也不能探视。第二段婚姻，嫁给了丧偶的K。结婚头几年，夫妻俩能同甘共苦，共同持家，关系和美。

婚姻关系慢慢恶化是在周某的婆婆和小姑子对周某实施了一次家暴后：周某的肋骨被打断，周某将婆婆及小姑子起诉，法院判决施暴者赔付医药费。

家境越来越好，K身边的女人越来越多。周某开始遭受家暴，一次比一次严重，直至不能进家门。周某找我们，目的只有一个：离婚！“在外面打工，年纪大了，随时有可能倒在外面爬不起来。社会这么好，一定要摆脱他，不能死在外面。”她说。

离婚后，她又面临两个问题

看着因为家暴而流离失所的老人，我的心里颇不平静。

然而，要帮到周某，将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周某虽多年遭受K的家暴，但没有保存相关证据，没有报警记录。周围的邻居虽然知道她受过多次家暴，但一旦到簿公堂，少有人出来作证。虽然将周某打得不能归家，但K不愿意和周某离婚（许多家暴男都是这种表现，将老婆打死都不放手，受害人在死亡的恐惧与窒息的绝望里，一天天变得迟钝与麻木）。

我们到村上进行走访，了解到周某反映的情况属实。指导乡村妇联联系K做一次调解，看能不能调解离婚。K参加了调解，再一次表示不同意离婚，但也没就如何改变婚姻现状表态。

2017年初，我们为周某申请法律援助，向K提起离婚诉讼。到开庭那日，周某告诉我，她听错了时间，错过了开庭。再次起诉要等上6个月。

2017年夏天，周某再次起诉离婚，我们再次为她申请法律援助，并和

乡镇妇联一起至诉讼法院交流意见。法官想方设法找到不肯露面的K，开展诉讼前的调解工作。在多方努力下，K终于同意离婚。在分割共同财产时，K不同意将房屋分给周某。法院判决K给付周某两万元。双方签字离婚。

周某又面临两个问题：户口要从K的户籍中拆分出来，而户政政策是没有住处就不能拆分户口。带着离婚判决书，多次沟通未果，建议由村委会出具证明。村委会的人怕周某赖上村委会，不答应；K的两万元也一直没有给付。

报执行局，在法官的反复调解下，K还价将18000元交到了周某手里；报当地政府，请求并顺利为周某上户。

为远离家暴，求得一处安身立命之地，周某付出了将近一生的努力：命运没有实现她年轻时对婚姻幸福的期望，努力了几十年，发现还是一个人生活更安全。她的经历让人同情，让人唏嘘。但她又是幸运的，她还活着，顽强地活着。



长沙宁乡市妇联副主席周建新（左二）和法律援助律师等到村里了解情况。

终于，她有了自己的住处

周某开始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做安排，为自己谋得一所住处。先是到村上申请宅基地，看了几处，但都因位置比较偏不够安全而作罢。然后找闲置的旧房子能否买下来，也没看中。安全是她以后人生最基本的需求。

时间到了2019年，周某的住处还是没有着落。我们先后向两任主席汇报，请求支持。两位主席非常重视，先后到当地向党委书记当面反馈情况，请求给予周某帮助。镇党委书记当即表态支持。一周以后，好消息反馈过来：找到了住处，并由当地政府帮周某租好房子付好租金。

我们感到很高兴。但到周某真正要搬进去，又因

当地社区领导有顾虑而出现了一些反复。我们多次和镇领导沟通，终于在去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五，周某打电话给我：“我住进来了。今年过年，我就是在这个房子里喝口白米粥过年，都好幸福啊！”

电话那头，我知道，她一定老泪纵横。我也眼眶湿润，和同事商量，两个人带了一副春联、一些年货给她送过去，让她开开心心过一个年。

旧的房子，只有一张床，三条凳子，但被周某收拾得很干净。她用电饭煲给我们烧了几杯水，告诉我们，她的侄儿会来帮她把电线线路清理好。镇妇联主席告诉我，她已经和周某的兄弟姐妹一一打过电

话，要求他们多走动，多从生活上关心周某。

对联贴好了，周某在自己的房门口，笑得很开心。



2021年春节前的腊月二十八，周建新（左）和黄材镇妇联主席郭娇丽（中）慰问家暴受害人周某。

如果帮不了受暴人，至少别指责她

历时4年，乡镇妇联主席、市妇联主席两度换人，5次动用司法力量，多次沟通、协调，共计有30多人为周某的案子出力。她个人，为了活下去，去摘茶叶，去医院当护工，去当保姆，捡过垃圾，露宿过公园、桥洞、楼梯间。去年疫情期间，她没有口罩，没有了食物，打我们的电话求救。所幸，她始终对党和政府有信心。她不言弃，我们也没有放弃，最终得偿所愿。

有许多人说，周某一嫁被家暴，二嫁被家暴，两

个儿子因为从小分离也都不理她，一定是自己也有原因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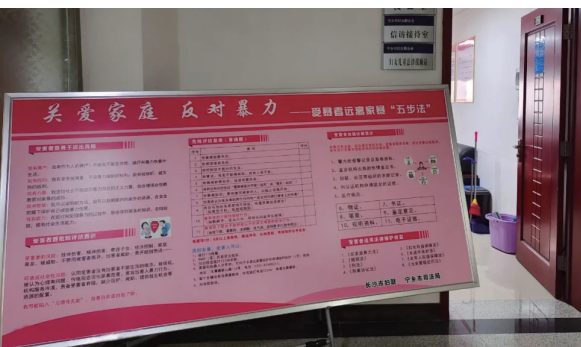
我们不论她的对错，我们也从不问：他为什么打你？因为没有任何理由与亲密关系，能赋予对方施暴的权利。每一个受暴者都有权利远离家暴，保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与人身安全。每一个观望者，都没有资格去评判受暴人的对与错，因为没有人能真正知道她到底经历了什么并感同身受。没有完美的受害者，任何针对受害者

对与错的评论，只会让她丧失寻求帮助的勇气，只会让她更深地陷入困境。

说出来，零容忍，加强执法，遇到家暴的几率就会小很多。要快速改变反家暴工作的现状，社区（村级）工作者的立场很重要：家暴是违法行为，不能等同于家庭矛盾而进行调解，更不能和稀泥，给家暴受害者有效的帮助才能保护她们的人身安全。

家暴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它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遇到受暴人，如果帮不了她，你可以表达你的善意，至少，不要指责她。

法治中国，从你我做起。
(作者系长沙宁乡市妇联副主席)



宁乡市妇联信访接待室。